

毛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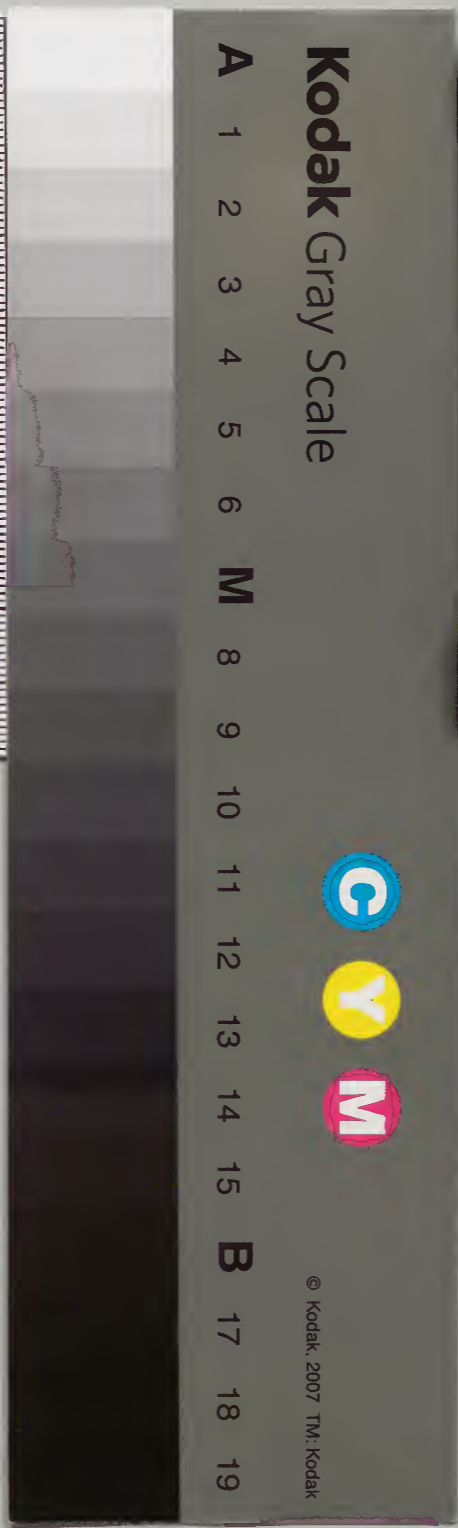
大雅蕩 十二之十六

漢書門類	一五〇二號	一七函	一六八册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一五〇二號	一七函	一六八册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02
冊數	168 (24)
函號	276 27

十四



明石藩
藏書印

元書院
圖書印

一
書
印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

漢 鄭氏箋

經

唐 孔穎達疏

書
庫
印

毛詩大雅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內召公召作皆同

○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

毛詩疏

卷十八之一

及古閣

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曼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尚室大壞此經入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為下之總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為一篇之義言天不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傳上帝以詆君王也辟君也云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

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 **疾威上**

帝其命多辟 **傳**疾病人矣 **傳**云疾病人者

重賦歛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 **傳**反駿荀閑反本亦作峻邪似嗟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傳**諶誠也 **傳**云烝

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

化於惡俗 **傳**烝之承反諶市林反鮮息 **傳**蕩蕩至有

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

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歛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為政教之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

三詩充 **傳**及右閣

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
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
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
○**傳**上帝至辟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
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
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
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
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斥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
故變言託耳其時稱帝斥王至此下諸章皆言文王
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
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
○**傳**君釋詩文○**傳**蕩蕩王之甚○正義曰蕩蕩是廣
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爾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
為善也此序言蕩蕩無初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
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辭取此箋為說也○**傳**疾病至舊
蕩蕩法度廢壞之辭取此箋為說也○**傳**疾病至舊
章○正義曰此申說傳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

人因病故知疾病人者里賦歛也君以刑人成人法
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
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刑
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
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行舊法也○**傳**誠
○正義曰釋詩文○**傳**烝衆至惡俗○正義曰烝
衆鮮寡皆釋詩文克能釋言文言夫意欲使人君發
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
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
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
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
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為盡然之辭
鮮克為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文王曰咨咨汝殷
君子不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商曾是疆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也強禦強梁禦善也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

事也 **云**厲王再謗彥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

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

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 **○**禦魚呂反搭薄侯反聚歛

直遙反下 **天降滔德女異是力** **天君滔慢也** **云**

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

惡 **○**滔他刀反漫也漫亡諫反本亦作慢 **文王至**

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魯文王以紂政

亂數嗟嘆之故穆公假為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恨

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為人君當任用

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搭好勝

之人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

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為惡言比天之王者此

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為起是氣力而佐助

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太壞所以傷之也 **○** **容**

嗟至政事 **○**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

為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

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搭好勝

解克定本搭作倍倍即搭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

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

已實不能取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

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

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 **○**厲王至職事 **○**

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再謗

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綏四

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

誦自著已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

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

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顛覆

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是句四言

曾是其義為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
 處位執職事也言曾者謂河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
 ○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與是
 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
 德故以滔為慢也○鴈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
 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杜身為德施行為化內
 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為之
 定本作相與而力為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

義類彊禦多慙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傳對遂也箋云

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
 任彊禦衆慙為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
 又以對寇盜攘竊為姦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
 ○對直類反攘侯作侯祝靡屈靡究傳作祝詛也屈
 如羊友充音軌

極究窮也箋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且祝

詛求其凶咎無極也○作側慮反注同本靡究○

毛以為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
 用善人何為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慙為惡之
 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為姦究之
 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
 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為是詛維為是祝求告鬼神
 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於朝以祝詛
 求信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為異
 言此強禦衆慙為惡之人作為流言謗毀賢者若王
 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傳
 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義之至於內○正義曰
 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為宜則而
 為汝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衆慙為惡者對謂
 狼戾矣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彊禦衆慙之人不但狼
 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

對謂就此眾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誇毀之言對王今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為奸究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執事者下言用事者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當在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大口擄盜竊則總名故箋以盜竊配之○**傳**作祝至充窮○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屈極究窮皆釋言文○**傳**侯維至極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為維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漏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為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有**文王曰咨**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咨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歛怨以為德**傳**魚然猶彭

亨也 **傳**云魚然自矜氣健之貌歛聚羣不逞作怨之

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 **傳**魚白交反然火交反 **不明**

爾德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 **傳**云無臣無

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傳**無陪貳也

無卿士也 **傳**陪本又作 **陪**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既**

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為氣健在於中國歛

聚此志意不逞好作怨之人以為有德而任用之由

其任用惡人以為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

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

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

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傳**魚然至用之○

正義曰魚然是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

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

故知飲怨以為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為有德而任用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無陪至卿士○正義曰陪二蓋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大卿也昭二十二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家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士之列也**

從式**傳**義宜也**傳**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酒面善反徐莫顯

反飲酒齊色曰洎韓詩云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洎

式呼俾晝作夜**傳**使晝作夜也**傳**云愆過也女既過沈洎矣又不為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倣用

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本又作警起連反號戶刀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同崔本作晝或一本作或號或呼俾必爾反使也本亦作甲後皆同沈本或作湛都南反下為于偽反

傳文王至作夜○正義曰上言任非其人此言其共荒如是天不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同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洎如是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謹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此取以大壞○**傳**天不至行之○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洎然則洎者顏色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洎為同色也洎者人之所為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洎然而醉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

如蟾如沸如羹**傳**蜩蟬也蟾蜍也**傳**云飲酒號呼之

及古閣

聲如蚶蟪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
○蚶音條蟪音唐沸方味反蟪市延反字林云蟪蚶
蟪音漚蟪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蚶蟪青徐謂之蟪蟪
楚人名之蟪蚶秦燕謂之蟪蚶或名之蟪蚶小大近
郭云俗呼為胡蟪江南謂之蟪蟪沓徒答反

喪人尚乎由行言居人止欲庸行是道也

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

從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附近之內奠于中國○

及鬼方奠怒也不醉而怒曰奠鬼方遠方也

此言時人伏於惡雖不有醉猶好怒也○奠皮器反

南反快市制反又時設反文王至鬼方○毛以為

設文云習也好呼報反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

汝君臣飲酒其詭呼如蟪之聲如蟪之鳴言其謹講
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言其嚼沓無
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
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
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奠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
但人皆倣之此奠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
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唯小大近喪謂君
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其猶尚於是欲從而行
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蟪蟪蟪蟪○正義曰
釋蟲云蟪蟪蟪蟪舍人曰皆蟪也方語不同二輔以
西為蟪梁宋以東謂蟪為蟪楚地謂之蟪蚶字林蚶
蟪蚶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蟪一名蟪蚶字林蚶
或作蟪也青徐人謂之蟪蟪然則蟪蟪亦蟪之別名
耳○飲酒至方熟○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蟪蟪
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蟪蟪也沸無食名故知
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以羹湯非蟪之類
故以比笑語禮有燕笑語今但不得沓沓無節耳○
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為上由

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
 行○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
 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
 單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
 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做其非欲從而行之不
 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為文之次也○傳異怒至遠方
 ○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異屬以流河曲則異者怒
 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
 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
 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
 無節即又責其異怒也中國是九州單及是及遠故
 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
 三年乃克象曰億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
 之賢用師三年億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云此言紂
 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廢教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

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按用也音戶

曾莫聽大命以傾

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

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文王至以傾○

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至滅亡者非為上帝生之
 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
 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
 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按而用之
 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
 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
 何不以紂為戒自改悔乎○傳老成至案用○正義
 曰以殷不用舊章即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
 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
 夷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

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朝**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為總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太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言太命故云以至誅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

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顛什沛拔也揭

見根貌云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本揭然將蹶枝

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

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死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紀

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未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見王如字言可見蹶其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

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

以不用為戒夏戶雅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

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欲將顛什傾拔之時其

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

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

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

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

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而夏

后之世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人所殺汝

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為

鑒改脩德教故也○**顛**什至根貌○正義曰顛是

倒顛之名什是假借之義故以顛為什謂樹倒也沛

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拔也揭
者蹶倒之意故以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
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揭蹶至皆死○正
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為蹶貌蹶謂
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
云猶絕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
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技葉乃與根相隨俱
拔喻對亦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
稱人亦有言者故警文亦如此注云以右賢
之言為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云自警者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亡○抑於力反抑
章章十句至目警○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作
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以

王之為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髮指
而言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泉水
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
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
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
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
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
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按史記衛
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
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
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
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
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
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
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為哉詩者
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觀惡言其
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心
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

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為未然之鑒不必虐君
 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兩無正之篇
 為流疏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箴規亦無
 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為得
 其意若然則警者為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
 死則非禍所及而致所以責厲王之臣為武公自
 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別濟武公雖非厲王之臣
 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
 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諷習此
 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
 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抑抑密也

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
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

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肖

然○哲本又作詰亦作愬陟列反智也下同則知音智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

人之愚亦維斯戾職主戾罪也云庶眾也眾人

性無知以愚為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

罪也抑抑至斯戾○正義曰此時厲王弭謗賢者

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為廉隅

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為愚人矣古之賢人

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為愚者言當時
 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為愚人也若眾庶凡人之為
 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人之為此愚亦維
 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注酷虐濫刑無罪

故賢哲之人皆佯為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抑抑
 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
 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集註定
 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
 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
 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之行為然也○
傳人密至不肖然○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
 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
 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縣曰其繩則直是內
 有繩直也斯于口如矢斯棘○毛以棘為稜廉是外
 有廉隅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
 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傳**職主戾罪
 ○正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
 皆釋詁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傳**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傳**云競彊也以君為政
 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

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行下孟友
 反道徒報反本亦**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傳**訐大謨謀
 作導下教道同
 猶道辰時也**傳**云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
 政于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
 之○訐況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敬慎威儀維**
 漢音莫為于偽反篇末今我為王同
民之則**傳**云則法也**傳**無競至之則○毛以為上言
 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為國無彊乎維在得其賢
 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所以得賢則彊者以此賢
 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
 此賢人可以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
 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為彊
 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為長遠之
 也

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

○共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嗜其在至明刑○正

市志反微尸教反索所自反義曰上言用賢可

使四方順從此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

能用賢之故而尊尚其小人使迷亂於政教以傾敗

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

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令不慙於今時何故弗

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

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

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正義曰與謂舉而用之故為尊尚以覆為傾敗故肆皇天弗尚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淪率也

云肆故今也胥皆

也王為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異

也王自絕於天如泉冰之流稍就虛竭無自率引為

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淪夙

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

洒灑章表也

云章

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泄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

以此也○酒色解反注同又所寄反脩爾車馬弓矢

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邊遠也

云邊當作剔

剔治也蠻方蠻蠻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

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

州之外不服者○邊他歷反沈上蓋反復扶又反

肆皇至蠻方○毛以為上言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
之言幽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為而
下此災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
虛竭言今王漸漸將至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
戒王既為惡即教之行善當無相牽率為惡皆以滅亡既
不聽為惡即教之行善當無相牽率為惡皆以滅亡既
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為表憲文章又戒將
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
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
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
唯用此以治蠻方之外者不服為異餘同○淪率
○正義曰釋言文○肆故至誅之○正義曰肆故
今也胥皆也皆釋古文天道遠人道邇言皇天不高
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之為災所以
譴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災告
之今仍有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
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
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比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惡

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為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
戒群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
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灑灑章表○正義曰
灑灑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為灑灑謂灑水溼地也章
者在入之上為之表憲故云表也○章文至此
○正義曰申傳為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為民
之表也戒之使為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
洒掃之人令掃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綱
不振戒之使勤于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
不掃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群臣掌事者掌事謂
六卿也○邊遠○正義曰釋言文○邊當至服
者○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邊蠻方
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邊當作剔剔謂治毛髮
故為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為中國七服以外為
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宴服職方氏謂之蠻服
大司馬謂之蠻蠻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為中國則
用剔蠻方為夷狄且蠻方與彼蠻蠻同故知蠻方是
蠻蠻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

治軍實也掌主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
為軍將此戒將帥總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也
軍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
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
曰歸而飲至以獻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皆
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
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謂治夷鎮蕃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
九州之外為九州之一見是繼
虞傳質成也不虞非度也傳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
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
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
之事傳○非度待洛反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下不億度同

傳 話善言也 **傳** 云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 ○話戶快反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傳** 玷缺也

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教一失
誰能反覆之 ○玷丁簞反沈丁念反說文作刮鑿音慮同復音服又豐服反本亦作覆
質爾至可為 ○正義曰此又戒鄉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務汝為君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急當預防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出之教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途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 ○傳質成至非度 ○正義曰釋詁文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為成箋以為平其

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
○侯君至之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
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
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卿與
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
及邦國之君也平爾萬民之事即教令事也慎爾為
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是為君故文兼鄉邑
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
安不忘危故常豫戒○言謂至嘉善○正義曰以
此言人君為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
鄉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
言王事則此慎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
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王之至覆之○正義曰
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
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政將來過耳此經申
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矣
為重故特笑勤之孝經
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

吾言不可逝矣

莫無捫持也

云由於逝往也女

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古者而
自輕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手

○易以政反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

注同捫音門 子 離用也 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

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
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

○離市 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 子孫繩繩萬民靡

此音則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 不承 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

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靡一無易至不
 為出言為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於此言語之
 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善人無
 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嬰王
 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為人
 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答之言
 王有善德人必報王故王常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
 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
 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弟能
 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
 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鄭唯以讎字
 為異餘同○傳捫持○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
 其舌是手持之也○由於至已之乎○正義曰由
 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
 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臯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

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
 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
 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為往
 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
 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
○讎用○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
 故以讎為用○教令至子弟○正義曰箋以用非
 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為讎報物價釋詁云
 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為之讎其意言于
 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王也武王謂諸侯云我
 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小
 子幼稚之稱故為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
 無不及矣○繩繩○正義曰釋訓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
 戒○正義曰釋訓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
 愆○正義曰釋訓文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
 夫皆脇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

過乎言其近也

○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胎本又作賜香及反又虛劫反沈又於闔反諂勃

檢尺趙岐注孟子云賜肩竦體也諂笑強笑相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傳西北隅謂

之屋漏觀見也傳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

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

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

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

隅而靡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媿俱

角反漏魚豆反觀古豆反與烏報反西南隅謂之神

奧饌仕坐反靡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慎凡非反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傳格至也傳云矧况射

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况可於祭末而有厭

倦乎○度待洛反注度知視爾至射思○正義曰

同矧由忍反射音亦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

王朋友不忠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

君子皆不忠正但齊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顏色以

求王愛無能一匡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

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

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

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即因

責此不媿之人女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

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為此慢以神之

明必見汝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况

於祭之所未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

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即

故爾友為王之友爾顏為王之顏也脅肩諂笑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疎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爾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為文之勢耳○釋義曰西北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官文觀見釋詁文○相助至之末○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為助也又云顯光也是顯得為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帷帟注云幕以布帷帟以繒為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道縮布裳帷素錦以為帷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帷則帷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帷為小帳也漏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帷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與中既畢尸

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禮尸設之後云佐食徹尸薦豆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屏用筵納一尊佐食闔闔尸降注云非隱也不知神之所托或者遠人乎尸謾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愧屋漏者此羣臣雖惰非祭初即俸當有事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其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按禮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與是謂陰厭尸既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為殤唯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按特牲士禮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於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為大夫當有賓尸故也○釋義曰格至○正義曰釋詁文○釋義曰况况至倦乎○正義曰况况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况者皆毛詩疏

以輕况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設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况今祭未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辟爾為德去止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傳 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傳 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

傳 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為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

為人所法

傳 僭本亦作譜子念反注及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傳 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

傳 赤反

傳 彼童而覺實虹小子

傳 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

傳 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

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傳 虹戶工反鄭戶

傳 江反潰戶對反

傳 辟爾至

傳 小子

毛以為王當法度汝之所為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至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為人所法則言多為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

詩卷之二十二

實無角而為有角自用妄為舐觸人以喻王后本實
無德而為有德自用橫于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
子之政使為不善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為容
止為異餘同○女為至僭差○正義曰傳解碎爾
為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為善則民善也止者所
爾為德是汝為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
居之名故為至是所至之處也為人君止於仁至
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
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
而盡引之證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
信義亦同也○止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
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得成儀不遇耳故易傳
以止為容止○此言至其報○正義曰以經之文
是為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逐便而言耳○童
羊至虹潰○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
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
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
為有角自用也虹潰擇言文○童羊至小子○正

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
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
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
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舐觸則於物有所害故
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
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
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為小子之
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為無知之辭下言
亦事既耄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
有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
子自遇非臣之稱
君故箋不引禮記
德之基
緝被也溫溫寬柔也
云柔忍之木在染
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為德
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為德也
○在而甚反
染而漸反在

三十一
卷之二十三
及古

染柔意縉亡也友琴音共本亦作共其維哲人告之

被皮寄反下同忍音刃本亦作刀

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言古之善言也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

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

二者竟不同也語戶快反說文作誥云話故言

至有心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

在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幹我乃縉被之

以終則有弦而成弓可以為弓明矣亦猶溫溫然寬

柔之人是維可以為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

能而成德可以為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

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

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

而拒之是為民之賢愚各自有其本心言王無本性

不可教也縉被至寬柔正義曰釋言云縉綸

也綸則繩之別各言縉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

木故云縉被不訓縉為被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為寬

柔○柔忍至為德正義曰以在染猶溫溫柔木

猶恭人則言縉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

猶維弓之幹言縉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資於本

性故云內有其性乃可以為德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

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

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擊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

非但對面與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

啓覺於乎上音烏下音呼凡此二字相連皆放此

反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假也云假令人

借音西借音西借音西借音西借音西借音西借音西

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

○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如字沈音智下民之靡盈

風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

誰風知而莫成傳莫晚也傳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

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王言之無成本無知

故也傳莫音慕本亦傳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

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擊之我

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而悟也我及非但

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

教導之熟而不可啓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

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為人父非復又少也今萬民

之意皆持無滿於王謂才智福小不能滿足其意望

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

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王晚亦無

知是終無所成也傳萬民至知故○正義曰王為

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

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

上言借曰未知冀其長大有識此言人意不滿亦望

在後更益是冀王有晚成之意即昊天孔昭我生靡

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傳昊天孔昭我生靡

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傳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

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

用忠臣傳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傳至不樂

毛詩

卷之二十五

汲古閣

其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為明言昊天明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已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為用

教覆用為虐傳藐藐然不入也傳云我教告王口語

詩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為政令

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傳諄字又作詭之純反又之問反說文埤

蒼並云告曉之熟藐美角傳藐藐然不入○正義

反爾雅云閱也聆音零傳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

藐閱也舍人曰憂閱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閱也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傳耄老也傳耄莫報反傳正義曰曲

禮云八十九日耄是耄為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曰述也亦為自也絲箋以聿為自以

王亦將從此而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無大悔傳云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慢也天方艱

難曰喪厥國傳云天以王為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

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王傳浪反韓詩作聿喪取

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傳云今我為

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孟當如昊天德有常

不差忒也王反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

匱盡而大困急傳忒他得反適于橋反邪似於乎

三詩流 卷之三 二十六 及右

棘○正義曰自上以未諫王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
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
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
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
乎天以王為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
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
故為王謀而取譬不為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
為政當如昊天德寒暑有常不為差忒王何以不
效昊天有常反為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歛而使
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此故而諫王也○
天以至滅亡○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
故知艱難為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為辭故韓詩作
事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

字良夫

○芮如銳反國名

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

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
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
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
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
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

汲古閣

畿內也顧命注芮伯亦為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
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
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為入畢國
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
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
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貌甸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云桑之柔

濡其葉苑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庶陰其下者均
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

於爆爍與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

德○苑音鬱注同又於阮反甸如字又音荀捋力解
反注同瘼音莫陰於場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

作暴同音剝下同爍本又作樂或作洛同音落郭盧
角反濡而轉反庇必寐反又音祕本亦作芑同被皮
寄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

云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初亮

反注同兄音況注同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昊天斥

王者也云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

下民怨懣之言○倬陟苑彼至我矜○毛以為苑

而柔濡故苑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
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
而稀流不復能蔽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
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若有羣臣放恣
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
恣損王之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

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耳
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
絕又告王而愬之俾然而尊大譬喻昊天之王者汝
居民上為民之父毋寧不於我而矜哀之何為忍之
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俾彼昊天為愬之上天
為異餘同○**傳**言至瘼病○正義曰釋言云旬均
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偏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
故云言蔭均也釋詁云毗劉燦燦也舍人曰毗劉燦
燦之意也木葉稀疎不均為燦燦郭璞曰謂樹木
葉缺落蔭疎燦燦也劉者葉之稀疎燦燦之意故云
燦燦而稀也瘼病釋詁文○**傳**桑之玉之德○正義
曰義以菀伏持采為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
時燦燦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陰覆病於燦
燦謂苦於炎熱也持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
喻羣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
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
君為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傳**倉喪至填久○
正義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沉訓賜也賜人之物則

益滋多故况為滋也釋言云丞塵也孫炎曰丞物久
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傳**
珍絕至久長○正義曰珍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
喪亡之道有時而遇則民憂可與絕已之期今滋益
久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
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也○**傳**昊天斥王
者○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
王者○**傳**明至之言○正義曰箋以俾為明大之
貌此屬三暗亂不得稱俾然彼昊天故易**四牡騤騤**
傳以天為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傳**騤騤不息也鳥隼
曰旗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云
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
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
○騤求龜反旐音
與旐音兆翩音篇

本亦作偏泯而忍反又名賓反徐又音民隼荀允反適長上丁歷反下丁丈反禍以燼黎齊也云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

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燼者言害所及廣黎力奚反燼才於乎有哀國步

斯頻傳步行頻急也云頻猶止也哀哉國家之政

行此禍害比比然此毗志反又如字頻四牡至斯為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

滅燼耳言其時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乎有是可哀痛哉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是可哀痛也○鄭唯以黎為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被兵寇者又以頻為比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行之不已也餘同○駉駉至泯滅正義曰駉駉為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曰旗龜蛇曰旒春官司常文駉是旌旆行而舒張之貌故重言駉也旌旆止則納之中言其行而翩翩是在路不息以旂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夷是齊等之言故為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為盡故泯得為滅○軍旅至寇虐正義曰四牡旗旆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亂則徧殘諸國諸侯疆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黎齊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黎不至及廣○正義曰箋以黎為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加者耳燼是燧燭既然之餘以比兵窮

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天下之民齊皆如此言其害之所及者廣也○**傳**步行頻急○正義曰步者人舉足故為行也事有頻頻而為者皆急速故為急也○**傳**頻猶至比比然○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為行此禍害**傳**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傳**比比然

疑定也**傳**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為政

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

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傳**蔑音滅疑魚陟反復扶又反不復考慎

同**傳**疑定○正義曰疑音疑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傳**競疆厲惡梗病也云君子

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

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傳**梗古杏反好

之爭**傳**梗病○正義曰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於

下曰**傳**此惡故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

不已**傳**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傳**宇居俾厚也云辰時也此士卒

從軍久勞者自傷之言○**傳**慙於中反樊光於謹反爾

多我覯瘠孔棘我圉**傳**圉垂也云瘠病也

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

○**傳**瘠武巾反一音憂心至非圉○毛以為上言不

昏注同圍魚呂反**傳**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戕既不

三言流

卷之三 五 及古閣

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殷殷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
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
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
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
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
邊之勞甚也○鄭唯困為禦寇為異餘同○**宇居**
俾厚○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為居俾音相
邊義亦同釋詁云豐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豐厚是
豐豐同也○**念**此十至之言○正義曰既念士卒自
念則念土宇者自念已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
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為詩人廣念天下俾既無
意意不然○**圍垂**○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圍
垂垂也孫炎曰圍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
傷在邊垂也○**瘖病**至之事○正義曰瘖字從病
而以昏為聲是昏忽之病箋讀圍為禦者若守邊垂
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為禦寇
事之為謀為恐亂况斯削**志慎也**云女為軍旅之

謀為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

任非賢○步音祕告爾憂恤○削相略反爾序爵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云恤

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

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

之道當用賢者○濯直角反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語魚據反

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

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難乃且反為謀至

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為軍
旅之謀為重慎具事雖心欲重慎而謀慮不長更使

毛詩疏 卷之六

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曰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興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正義曰釋詁文○汝為至非賢。○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為軍旅之謀慎為重慎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為人所凌故為亂滋甚曰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濯所至救亂。○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女若至禍難。○正義曰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假設

拒已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如彼颯風亦恐一人之言故以為君臣俱陷於禍難

之優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鄉優嗶莽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嗶然如鄉疾風

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

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

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夫明王之法能治人者

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禮記曰與其有斂聚之臣

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

音普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耕同遠音代一音大計反好呼報反注但好同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惟寶同穡本亦作畜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穡也尋鄭家畜一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屯身合反令力呈反食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音嗣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畜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如彼至維好。毛以為

傷而成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為之屯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由此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卻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為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

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四句為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畜及聚歛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茲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此居家吝畜之人維以為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以為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郭璞曰嗚嗚短氣也莽使釋詁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冉穡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儒稼穡之艱難乃逸其若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肅進至善財。正義曰肅進逮及皆釋詁文嗚者風嗚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

主不能用善故知辨云不逮者是使之不能及門也
 以仕進者得入吾門故謂不居位者為不得及門論
 語云從我於陳蔡皆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
 釋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為進惡故以稼穡為
 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穡當為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
 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居家吝嗇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
 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
 知於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
 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之惡行者也以厲王
 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為已作力於民為君
 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
 之人代賢者食祿也大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
 謂居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食人謂出其
 風欲養食賢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
 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

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作威徵責不已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
 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
 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笙簧簫管之聲則
 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
 輸稅若載師倉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
 記云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此言至而已○
 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貴好之也傳於上文
 既異於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
 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蝥賊稼穡卒痒
 云滅盡

也蝥食苗根曰蝥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

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

立者謂蝥孽為害五穀盡病○蝥莫侯反說文作蝥
 痒音羊孽魚列反說文

作蠶云衣服詩誦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蠶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

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空

虎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為下此災

作同贅之丙反文拙稅反穹起弓反朝直

通本又○穹蒼○

正義曰言天以主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災

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為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

說災害之事降此蠱賊殘食苗稼之蟲食民所斂種

之稼穡莫不盡被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災如此

以致兵亂可哀痛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

家家盡皆空虛是深可哀矣何謂汝之朝廷羣臣無

有欲衆力一心共諫諍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

之災者乎○**○**滅盡至盡病○正義曰滅盡釋詁文

蟲食根曰蠱食節曰賊釋詁文卒盡瘁病亦釋詁文

以此經交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災病穀

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辨之窮盡我王所

恃而立者正謂蟲災為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總

五穀也○**○**贅屬至蒼天○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

綴而屬之長發云為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

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

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為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為贅

婿亦此義也穹蒼蒼天釋天文李巡曰古時人質仰

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恫

考慎其相

傳

相質也

箋

云惠順宜偏猶謀慎戒相助

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

事徧謀於眾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

之密相毛如字鄭息亮反徧音遍下同行下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云臧善也彼

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

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

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宜猶肺本又作肺芳廢反

為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

君為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徧謀於眾

又稽考誠信用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為臣維彼不

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已心謂已所任使之臣皆

為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以已有肺腸行

心所欲不謀於眾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

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眾無可瞻仰也鄭唯考誠

其輔相之行為異餘同○相質○正義曰傳讀相

如金玉其相故以為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

慎之義亦當與箋同○惠順至之審○正義曰惠

順官徧釋言文慎誠釋詁文以相為相導之相故為

助也秉訓為執猶訓為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

云執王心舉事必謀於眾假使眾雖同舉或言非誠

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

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臧善至

宜猶○正義曰臧善釋詁文此經之順猶上惠也上

言惠君如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自以已

身獨有才智謂眾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

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已為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已賢

若皇父孔聖是也身實不賢專已身任則迷於是非

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勝賜行其心之所欲但所
 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宣猶而
 君宜慎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慎為文也上先宣猶而
 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
 上云民人所瞻此當有民人不瞻之意此云俾民卒
 狂上應有使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故互相先後臣
 實不善而謂之為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眾
 是不宜猶故箋隨文所反而引以譬之故與上文倒
 也瞻彼中林雉雉其鹿朋友已諧不胥以穀

傳 衆多也 云諧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

彼林中其鹿相羣耦行雉雉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

類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 〇 雉所中反

謂子念反本亦作借相輩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傳 本作相配背音佩卒章同

谷窮也 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 〇 罪後一

罷音 瞻彼至維谷 〇 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令百

若是其羣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輩偶而行以

愉朝廷羣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為今汝羣

臣朋友皆以此借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

是乃鹿之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

亦有言曰無道之世其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其進

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 〇 雉雉衆多 〇 正

義曰姓即詭字詭詭羣聚之貌故為衆多也 〇 諧

不至不如 〇 正義曰讓借是偽妄之言故為不信也

胥相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

文事有相對勢有相反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

親善之意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是則不能姓姓

故言鹿之不如 〇 谷窮 〇 正義曰谷謂山谷陸谷

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 〇 前無引故窮 〇 正義曰

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為前非役是既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為御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筭不然者以臣之位君共成其惡不豈分之為二故以施政本末為

選進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瞻言

百里維彼愚人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

而王亦非有愚闇之人為王言其事淺且近耳至反

迷惑信用之而喜覆芳服反下及注除覆陰字皆同狂王居况反鄭求芳反為于偽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

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早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

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別彼列反維此至畏早枉早反忌○正義

自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此聖而通知之人其所親視而言者乃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寵用之維彼愚而蔽闇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過知於分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辨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辨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顏得罪故不敢言之刺王寵愛愚人虐而拒諫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

是顧是復傳迪進也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

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複之

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迪徐徒歷反索音色義迪進○正義曰釋詁文

○國有至小人。正義曰王不求索者謂不肯求訪搜索而覓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為二也顧念謂初即見顧眷而念愛之既用為官又重複而昇進之故亦分為二維顧小人不求進賢者言其忽賢

者而愛小人民之貪亂寧為荼毒云貪猶欲也天下之

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苦毒之行相侵暴温

患使之然茶音徒貪猶至之然正義曰貪

欲也民性本好安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

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茶苦葉毒者

蠶蟲荼毒皆惡物故比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

欲其亂亡故安然而為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強陵弱

眾暴寡也此非民之本性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乃由慍志王者使之然也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道也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

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大毛如

隧音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中

垢言闇冥也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

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垢

反舌口大風至中垢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

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為之

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

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為

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

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善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

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傳

隧道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

當陳隧者并堙木刊謂當陳道也西風至其性

西風成物物豐泰也下文說良人與不願之人性

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中垢言闇冥也

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大

毛詩

卷之三十四

大

風有墜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傳類善也受

云類等克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

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

效之○敗伯邁反注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傳覆反也

受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

敗類之驗○悖蒲來大風至我悖○毛以為大風之

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

彼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

居上而為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

我下民效之為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鄭唯

類為等夷為異餘同○類善也○正義曰釋詁文

○類等至效之○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

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此類故為等夷謂尊卑齊平

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習詩書之言則聽

言非典法之言故以為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

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

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稱商

如醉然也民之所為皆效君上故曰居上位而行此

或效之言或者容其不必盡然○居上至之驗

○正義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

其不能用善並皆用惡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

是使我為悖逆之行詩人善此善者是以形見其敗

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為惡行

則其其等類而以此為敗類驗者以善人與惡人為

故為受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敗驗受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敗驗受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敗驗受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敗驗受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云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與也我豈不

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

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

制則將遇何女之隨者得誅女也問如字既之陰

女反予來赫和炙也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

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

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陰鄭音蔭覆蔭也王

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嗟爾

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難乃且反至來

赫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嗟乎

汝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者為惡與

言已知其惡也為惡不已如彼翻飛之蟲恃其羽翮

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有時亦為弋者所獲言貪人恃

此詐偽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

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陰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行汝何為反於我來赫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

必將誅滅嗟爾至誅女正義曰此言朋友還

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

親而切磋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

為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

十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放縱久無所居制

謂使善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間暇誅汝

謂知其間隙發揚其罪告王使誅之也赫炙也

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為嚇與王赫斯

怒義同是張口噴怒之貌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赫

定本集註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

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

誤也民之用極職涼善背涼薄也

云職主諒信也

及古罔

民之行失其中者王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

○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云克勝也為政

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酷口民之回適

職競用力云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

者遂用彊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邪似

節民之至用力毛以為上既為不善政使民俗亦

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使之然在上行

政為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言其盡

力為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虐政臨下下則姦巧避責

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為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

相陵由主化然也鄭以為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

上信用小人之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

以邪僻主由為政競逐用力唯以強力相尚務勝其

民故下民愁苦皆為邪僻也餘同傳涼薄正義

曰涼者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號多涼德謂

號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為薄

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為民所主

為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職

職主至欺違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詁文箋以

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山君政不宜

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

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

善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傳競逐至多端正義

曰釋言云競逐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逐用強

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

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為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

生多端多端則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為民所

主為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為邪僻也故王肅云今

民之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傳戾定也

也云為政者主作盜賊為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令力涼曰不可覆背善言云善猶大也我諫

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言言拒

諫之甚智反雖曰匪子既作爾歌云子我也女

雖舐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

當受之而改悔反距或作拒民之至爾歌。毛以

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為寇

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

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

詈拒已作此惡事云非已所為汝雖言曰此惡政非

我所為我知汝實為之已作汝所為之歌歌汝之過

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為異餘同。○**也**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為止是戾得為定也毛以職盜為寇為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云仍叔周大夫也

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

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

○仍而升反撥半未反行下孟反銷音翦去起呂

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并篇未注同見憂並如字

徐憂於○雲漢八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側已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能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為撥亂之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之哀十口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經旱既太甚是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善政以銷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王化不行宜王施布王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為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為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早

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藉千畝魏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三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為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人章皆言王之憂是百姓憂之事。○防叔至烈餘。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年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為別人可也。烈餘釋詩文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同轉也○云雲漢謂天河也昭

光也俾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俾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渴苦蓋

反食也本又作渴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苦焉反篇未同 饑饉薦臻 薦重臻至也 云辜罪也王憂旱而嗟

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

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饑音飢又音機饉其斬及薦

同與音餘下所困與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精誠與殺我與同 云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

寧真我聽 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

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與雲雨 聽依義吐定反協

下為旱同 倬彼至我聽 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

聆音零 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

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

有雨倬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

人何罪而為天所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

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訴之又言已為旱之

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徧祭羣

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不愆牲物又禮神圭璧既

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曾無於

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

雲漢至候焉。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

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

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

辰及風雲之氣羣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

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薦重臻至。正義曰

釋言云荐再也倍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

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

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為早
積五年五年之言不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
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言王至雲雨
。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
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其一有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
者求廢祀而備之禮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
牲是也下經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
遇天災必當祭羣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
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
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
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
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
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
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
祭神所凡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
宜多名言圭璧為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

變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倍二十五年左傳曰凡
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物者設文之意各有
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謹告
人君只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
於時魯不罪已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豈天
不為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
伐鼓於朝退以白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
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常用牲也至於
水旱若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遏止災沴者則不得
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之也若不
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
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
祭星也雩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
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禱祭說注云
造類禱祭皆有牲政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
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為假祭羣神未必能已
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困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
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
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甚蘊隆蟲蟲

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
同蘊紆粉反本又作煜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
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熾云熏也郭又都冬反韓詩作
炳音徒冬反殷於謹反或如字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

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也為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

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
側皆反本亦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

躬
丁當也
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

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
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

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
惡也斁丁故友說
文字林皆作釋

甚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熱氣蟲蟲然酷熱
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其潔敬之祭既
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
絕已其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

毛詩疏
卷之二十二
及古閣

則瘞其物從此以至於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
者言皆尊敬之我精誠如此雨澤不降是先祖后稷
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祐
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
下土地之國會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鄭唯不克
不臨為異餘同。○傳蘊蘊至而熱。正義曰蘊蘊暑
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蘊。蘊隆是雷聲
不絕之狀故云而雷蟲蟲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
熱以蘊隆貌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著熱不同蘊平
常之熱而蟲蟲又甚熱故暑熱其文釋訓云蟲蟲
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也。○傳隆隆至殷殷然。
正義曰以雷雨相將嫌旱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
雷取殷其雷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傳上祭至
祭之。正義曰以郊為祭天即此上也。上既為天下
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
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
奠其禮見絜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
舉其一互以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

德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
宮宗至徧至。○正義曰以言祭祀而云宮故知宮為
宗廟也。祭郊祭廟不必同日為之而云自郊徧宮為
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別
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
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
之事明其餘羣神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
祭祀徧至也。○傳丁當。○正義曰釋詁文毛無破字
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為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
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耕敗當我身邪傳
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心必
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視故云不臨。○
克當至之郊。○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
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刻削
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斃教是恐敗
之義故為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
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絕禱
祀即云從郊徧宮此先言后稷後言上帝與土郊至

宮文倒明又見從宮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

至郊為不絕之義也 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業業危也子然遺失也 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

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

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

有子遺者言又饑病也 推吐雷反注同兢本又作

霆音廷又音挺一音徒佞反子居熱 昊天上帝則不

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推至也 云摧當作噍

噍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

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 箱毛如字鄭

反又子雷反鄭 旱既至于推 毛以為宜王言旱

作噍子雷反 熱已大甚矣不可令之移去矣天

下困於饑饉僅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西

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

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

死之衆民無有子然得遺滌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

餘又皆饑困也吳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

有遺畱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

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

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

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祖不助已

釋訓云子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子遺謂無有子然得

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及古閣

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子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
 誤也。黎眾至餓病。正義曰黎眾釋詁文以旱
 災殺人而言周餘眾民故知餘是死之。餘既言有
 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子遺無有子遺乃是
 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子然不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
 死者又餓無有子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子然
 也。○**摧**至。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
 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為毛說。○
 故轉摧為嗙嗙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
 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途欲餓殺我也解則不我遺
 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為不助我恐懼使
 天雨也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
 呼之號呼即吁嗟告苦故先祖與于摧共句為文勢
 然**早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

命近止民近死亡也。云早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盛

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眾民之命近將死亡矣

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沮在呂反

武作憐音同近附近之近此音秘又必。羣公先正則

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先正百辟卿士也先

祖文武為民父母也。云百辟卿士零祀所及者今

曾無肯助我憂早先祖文武又何為施忍於我不使

天雨。辟音璧下同。旱既至忍予。正義曰宣王

御之矣故使旱之為勢赫赫然既盛炎炎然薰熱其

熱之甚以此之故令多大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
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閉之
也既言怨天不顧念又復實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羣
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
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爲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
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
欲不爲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沮止至死
○正義曰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爲止也赫赫燥熱
之狀故爲旱氣釋訓云炎蒸也郭璞曰旱蒸薰炙
人是炎蒸爲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
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漸故爲民近死亡
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爲衆民之命。○○先正至父
母。○正義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又與羣公相
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爲民父母但
他人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爲父母於周
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母故稱父母
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元祖必知先祖唯文武
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

命立功不足偏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
○○自辟至天雨。○正義曰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曰
有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
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
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爲卿士以
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
言百辟卿士等祀所及不言羣公羣公亦是等祀所
及卽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
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早先祖
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旱旣太甚滌滌山川旱魃

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滌滌旱氣也

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惓燎之也憚勞熏灼也

云憚猶畏也旱旣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

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

於火言熱氣至極○滌徒歷反暹蒲未反快音淡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樊

同扶云反憚毛丁先反韓詩云苦也鄭徒且反熏本又作燠許云反燎力皎反又力照反燠子消反難乃

且萃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云不

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遯

慙媿於天下以無德也○遯本亦作遯遯徒困反

王言旱勢已太其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川

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聚生此旱魃之神為

此虐害旱更甚也今草木焦枯如炎之熒燒如火

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狂於心

如為火所熏灼於已以旱熱之極又告訴明神羣公

先正會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

天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遯遯慙媿於天下也以

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慙媿○鄭唯以憚暑為

畏懼此暑為異餘同○滌滌至熏灼○正義曰此

皆為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

者故為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

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

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

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

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

熱氣至極也 旱二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慳不知

其故 云瘳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

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

而致此害 〇黽彌甚反又音洎瘳都田反沈又都薦

也禱丁老反 禱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

或都報反 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〇悔恨也 云虞度也我所

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

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

也 〇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神本或作明 瘳病至 此害〇正

義曰以瘳字從病類故為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

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

旱之災多由政失故我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

〇我所至不晚。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

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 早既太甚散無友紀鞠

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〇歲凶年穀

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云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

人無賞賜也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

痛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

○鞠居六反救音救本或作欠又作究同趣七口反
 趨馬官名殊音未穀馬也說文作抹弛式氏反本又
 作弛同縣音玄籛許氣反長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
 丁丈反下之長同勞力報反云周當作賜王

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賜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

能豫止音周○賜瞻仰昊天云如何里音周云里憂也王愁

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音周○音仰本亦

字憂也本亦作瘳爾雅音周○言詠不得雨此言殺禮救

厄宜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羣臣宜且離

散無復羣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綱紀

羣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閑

之窮困哉汝衆官之長饑病哉汝豕宰及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
 人而不調救其百姓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
 不能調救而止不為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
 蓋困也王見羣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訴
 之云如之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愁得釋
 ○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衆人無人不且賜給
 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乏無不能豫止而不賜給
 言王竭其所有欲與羣臣俱困不自雷以為餘糧也
 餘同○傳歲凶至不樂○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
 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
 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
 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此即
 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為之曰於此之時則趣馬之官
 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
 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膳夫
 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
 脩造大夫不得食穀米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
 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雖經無其事以

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
 不食梁土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
 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
 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無
 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總辭
 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
 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東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
 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
 地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共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
 之者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
 者弛謂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
 春秋僖二十一年旱左傳稱臧文仲慮無道之國因
 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之彼
 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
 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馳道不除者曲禮注云為
 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四

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
 之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有道渠之役也
 言祭事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大侵
 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余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
 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而
 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也徹膳者天子曰食太牢
 今滅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祭肺則不
 殺以人君之於凶年今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
 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之不
 盡味大戴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
 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日
 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謂大戴禮白虎
 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鷄鷄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
 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圉獸是凶有大小所徹不等也
 大夫不食梁上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
 抑云視爾友君子是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豕君
 不可廢而云散無網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

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組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疾病釋詰文經言鞠哉庶正是總言羣臣又言疾病哉乃歷數其人疾哉之文通及於下家宰以下亦是庶正故箋總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言爲深閔之辭○周救至不能○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爲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周當至豫止○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具故轉爲明以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羣臣不宜爲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爲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故人人亦明給之權時救其大急若言王盡恩於臣也○里憂○正義曰釋語文彼里作埋音義同

瞻印昊天有孽其星大夫

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傳孽衆星貌假

至也傳去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孽孽然

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

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

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傳孽呼惠反假音格沈云

鄭古雅反贏音傳何求爲我以戾庶正傳戾定也傳云

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

官之長憂其職事傳爲于偽傳瞻印昊天曷惠其寧傳

云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

詩經卷之三十一

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令方瞻仰至其寧。

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宜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

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以天星炳耀未有

雨徵遂感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

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所以然者

多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

贏而不救以棄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

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爲我欲存於民固乎乃

以安定汝之所居爲此衆官之長以其爲官之長則

與君同憂故勸使救民以自安定王既勸羣臣仍憂

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

求其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鄭以

爲王既調救羣臣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天見

有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意感謂羣

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贏緩

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法天無贏助

我求雨無得懈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

將不久若其得雨即是功成故勸令勉力餘同。

○正義曰以嘒文連星故爲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

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

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

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

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假升

至勸之。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爲

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戒大夫君子

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

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爲戒勸之辭故知

令勉之助我也又解度已求雨所以得爲成功者以

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

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使女

至職事。正義曰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

助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

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於我身乎

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八章章十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

賞申伯焉 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

申國名 ○崧音忠反釋名云崧棟也甫本又作父

保毛 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 ○正義曰崧高

反 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

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

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

及古

及古

賜中國之伯焉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
 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此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
 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
 地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
 人為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為建立王國
 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
 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賜賚
 之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
 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侯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
 爵有分稷契皋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
 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為
 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褒崇也天下復平能建
 國親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章是總言宣王之美其
 褒賞申伯乃敘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
 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
 是褒賞之實也○尹吉至國名○正義曰六月
 言宣王北伐吉甫為將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
 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為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

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
 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
 官多以尹為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
 吉甫以尹為氏明其先嘗為尹官而田氏焉故云
 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
 云成申故知中為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崧高貌山

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
 恆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
 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
 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
 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

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

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嶽字亦作岳魚角反白虎通

云嶽者何捐功德也駿音峻守音狩本亦作狩夏戶雅反下同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翰幹也云申申伯也甫甫

侯也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

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

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幹且反又

音寒蕃方元反知音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且反扞戶且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

至于宣○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

上至于天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

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

其神祀故佑功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

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為周之卿士楨幹之

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

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正義曰崧者

祐故有此賢智也○崧高至大功○正義曰崧者

山形疎然故為高貌劉熙釋各云崧疎也亦高稱也

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

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各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拘也

捐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捐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

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捐考諸侯功德而黜

陟之故謂之岳也傳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

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

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諸侯之職德

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

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

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

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
 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
 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
 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申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
 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
 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岳此
 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
 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
 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嵩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
 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太宗伯注皆
 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
 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
 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
 州岳在雍州恆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
 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
 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陳此
 五山之各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
 有為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

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
 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一其大者而其文有
 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
 衡恆華為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為四鎮今司樂職
 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
 當為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
 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
 岳必取嵩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為雜問志有
 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為西
 岳不數嵩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非西嶽也若必據已所
 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嶽也若必據已所
 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
 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
 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
 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
 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為
 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恆山為北岳崧高為
 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乎

為岳各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為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嶽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岳霍山為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為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各天柱亦為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

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為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按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為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謂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總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徧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

亦總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徧指一山言
 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
 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
 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
 ○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
 四岳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
 解其名爲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
 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
 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
 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岳之中
 而爲其一爲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爲
 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岳
 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
 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
 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
 而福興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太姜
 之姪逢伯陵爲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
 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

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
 太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
 青胤也禮謂適子爲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
 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申伯至言之○正義
 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爲申伯則知申甫並
 指其人而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爲周之楨
 幹之臣謂爲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
 捍禦之宜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揚之
 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
 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
 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
 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
 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于四岳故連言
 之甫侯訓夏贖刑卽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
 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
 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
 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
 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

三言

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
箋定以甫為南侯而孔下聞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
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
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暨暨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

南國也傳云暨暨勉也績繼于往于於式法也暨暨

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周之卿士佐

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

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

云然傳○暨亡匪反績祖管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

是南邦世執其功傳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傳

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

宅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

也傳○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暨暨至其功○正義

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傳反傳曰言暨暨然勉力於

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

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

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

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

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

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恆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

○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

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

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暨

三詩充

卷六之三

及下

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
故諸侯之事在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
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
不得云入為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
處不如汝舊居之南片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
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
則為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
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
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
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
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旄
丘箋云侯為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為牧者侯伯七命
伯亦得為牧故太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
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
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
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
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
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正義

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
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為事○**傳**之往至子孫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
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
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
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
伯之意故言定地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
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
者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按黍苗序云卿士不
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
言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
也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
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
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傳**徹治

卷之三
召伯至功事
正義

也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牧手又反又王

命傅御遷其私人○御治事之官也私人人家臣也

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王命至私人○毛

命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

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

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

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井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

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

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

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

為異餘同○傳庸城○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

故以庸為城○傳庸勞至章顯○正義曰庸勞釋詁

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

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

使定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為定耳王

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以為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

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

德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云

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徹治至賦

稅○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為稅各此從傳為治者

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故為治田地官小司徒

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

事是為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

指謂此也襄一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收隰臯舊說

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謂牧二牧而

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說云授民田有不

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是之謂井牧然則

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為等級以授民也定其

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

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

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御治至

家臣○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為治故云

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傳**御至豕宰○正義曰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僖三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傳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傅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豕宰為然故知謂**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傲其城寢廟既成豕宰也**

傳傲作也

傳

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假本作併又尺叔反

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騶騶鈎膺濯濯

傳

藐藐美貌騶騶壯貌

鈎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

傳

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

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藐七角反

直角反沈士舉反樊

疏

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歲丹反為于偽反

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騶騶然而疆壯又賜以在首之金鈎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傳**淑作○正義曰釋詁文○**傳**申伯至所處○正義曰亦訓功為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傲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傲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廐庫無所不為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總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傳**藐藐至光明○正義曰鈎者馬婁領之鈎是器物之

各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按巾車金路鈞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王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也 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

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 乘繩證反注同復

扶又反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寶瑞也 云圭長尺

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

九寸而下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近已也申伯

宜王之舅也 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

也安也 音近 王遣至是保 毛以為王於是發遣

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

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

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

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士於是安居之矣皆命

遣之辭 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

寶為異餘同 王以至最善 正義曰王者之封

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

伯之國故復有車馬土既賜以四牡駒膺是王之私

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

示已厚之意 寶瑞 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玉瑞

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白器瑞符信也則瑞

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 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 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 也 圭長至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 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

諸侯所當執又實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十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近已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弟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

傳 郟地名

云邁行也申伯

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

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郟云

傳 餞賤淺反沈祖見

反一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食也郟亡悲反又亡冀反地名屬扶風今為縣語魚據反重直用反解音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云還南者非就王命于岐

角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疆以峙其糗式邁其行

云糗糗式用邁速也王

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

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疆居良反時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糗

音張遼市專反委音申伯至其行○正義曰申伯初於偽反積子賜反音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

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郟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

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上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其

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

申伯也俗本時作時者誤也○**傳**郿地名○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傳**適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正義曰適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為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為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傳**還南至于謝○正義曰以言還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傳**稷糧至之行○正義曰稷糧式用釋言文適速釋詁文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

西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隣爭訟也時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其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傳**盧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育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時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定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申伯番番既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

傳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詩
卷之三
十三
及古

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退行嘽嘽

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番音波嘽吐丹友貴音奔樂音洛周邦

咸喜戎有良翰云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

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翰

音寒徧音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不顯申

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云憲表

也言為文武之表式申伯至是憲○毛以為此言

武之貌番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

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

聘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匹悉皆喜悅而

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封而為民

所說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

伯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為人之表式也○鄭唯戎

為汝為異餘同○番番至喜樂○正義曰以番番

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為身武貌箋云

威武義亦同也又以申伯為天下大臣出封下國美

國君之貌不應言身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

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

番然總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大功受州

按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

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

云入國不馳曲禮文○徧至之言○正義曰周述

是徧之義故為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

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為之君故遞相慶賀也毛

於戎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不同○不顯至有

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申伯之德柔

文武之人為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

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云揉順也四國猶言

四方也

○揉本亦作柔汝又及又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

吉甫作誦其詩孔

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

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

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

此贈申伯者送之今以為樂

○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字云音也贈詩之本皆

爾鄭士申毛茲同崔集注本作

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歸謝事終總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

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

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

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

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作此詩增

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

復自彊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

順○正義曰易稱揉木為耒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

揉之使善是為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

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

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

人誦之以為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

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

以肆為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

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

為樂○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

毛詩

卷之六十五

及古

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能任官職事脩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為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使謂之能故大宰入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

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則法彝常懿美也 **傳**云秉執也天之生眾民其性有

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

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

人 ○彝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 知音智樂音洛惡鳥路反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傳**仲山甫樊侯也 **傳**云監視假

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眾民

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

詩也

卷之三十六

及古開

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格注同

天

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眾民使之心性

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

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

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為之生契侯仲山甫大賢

之人使佐以興之。○**德** 蒸眾至懿美。○正美曰蒸眾

則法彝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

物為事。○**秉** 執至之人。○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

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

情性之事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已則者已之所有

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

異文故箋分性情為二性為五性情為六情以充之

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

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

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

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六情法六

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

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

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義

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

服虔左傳之注以為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

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

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

毛詩疏

卷之三

十七

及古

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不以爲惡但識鑒不同謂爲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爲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仲山甫樊侯。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見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監視至聰明。正義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爲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爲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

者證天從民意也。按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爲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爲之。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爲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仲山甫之德柔

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云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云故

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道音導解佳賣反本。仲山甫又作懈下文匪解同。至使賦

三詩流。卷之三十八。及古閣。

○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為法則又能善其勤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為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為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為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為此明君中興周室○**傳**古故至賦布○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為布也○**傳**故訓至布之○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為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恆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云不解於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為言君須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為大臣故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傳**戎大也**傳**云戎猶女也躬身

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傳**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傳**喉舌冢宰也

傳云出王命者王自所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

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

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

發應○出納並如字納亦作內**傳**王命至爰發○毛

甫曰汝可以為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十九 及古閣

之仲山甫既受命為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
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為納而白之作王
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為
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
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鄭唯戎字為異餘同○
戎猶至正室○正義曰戎之為大雖是正訓於理不
愜故易以為汝汝施汝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
畿外諸侯下云賦政其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
繼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
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
心始行在力命盡心力使為至忠也○
○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舌朝上
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
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
命者異○
○出王至發應○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
為王口所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王復
白也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
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

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
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
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
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天
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
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將行也
云肅肅敬
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
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否音鄙惡也注同舊既
○肅肅至一人○正義
○肅肅然甚可尊嚴
○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音暮
○肅肅至一人○正義
○肅肅然甚可尊嚴
○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音暮
○肅肅至一人○正義
○肅肅然甚可尊嚴
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
奉行之畿外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云夙早夜
及古

三詩
卷之三
二十

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
夫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
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人亦有
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宜王也

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 **傳**云柔猶濡毳也剛堅彊也

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 **音** 茹

又如糜反廣雅云食也濡如朱反一音如宛反毳昌
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彊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

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矜古 **疏**人亦至彊禦。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勤事
頑反 **疏**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

諷人之位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
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

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
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 **疏**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

彊禦禦善之人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
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取食之名故取茹之入口名
為茹禮稱茹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
毛亦其事也

圖之 **傳**儀宜也 **疏**云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

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

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我吉

甫自我也 **○**輶餘又反又音由鮮息淺反我儀毛
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易以毀反 **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傳**愛隱也 **疏**云愛惜也仲山

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

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傳**有衮冕

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關輒能補之者仲山甫

也○衮古本疏人亦至補之○毛以為人亦有俗諺

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

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

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

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

之耳故服衮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

益之以此固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為匹愛為

惜為異餘同○箋輸輕至自我○正義曰論輕釋言

文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

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

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

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若言在

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

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

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

為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

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隱○正

義曰釋言文○箋愛惜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恡惜

之言故為惜也惜其無助則為歎傷之深故易傳也

宜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為太甚故云

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衮至補過○正義

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衮職之意以衣

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表君也

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為尊故觀禮謂衮冕為禕冕

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

繫辭文言善補衮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

云能補過也○傳衮職至山甫○正義曰衮職實王

職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為

乘輿也王之職有關輒能補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乘輿也王之職有關輒能補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乘輿也王之職有關輒能補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手言疏 卷之三 涉古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

捷言樂事也傳云祖者將行犯較之祭也懷私為每

懷仲山甫犯較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征夫捷捷

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

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較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

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

姑而遷於臨菑也傳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

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鏘七羊反本亦作鏘

隘於懈反菑則仲山甫至東方正義曰既言在

其反臨菑地名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

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正陳

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

所從眾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

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

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

其駟壯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

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之而行

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傳言述至

樂事正義曰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

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

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

於事也傳祖者至於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

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較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

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破之

云懷私為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

詩疏 卷之三 二十三 及古

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為和箋破和為
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
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為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
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
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
至臨蓄○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
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
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
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
臨蓄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
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
姑都治臨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
言未必實也○**傳**彭彭至其盛○正義曰承上出祖
之後則是枉道之事故以彭彭為行貌馬動則鸞鳴
故言鏘鏘為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
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
是言其車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馬之盛

歸

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

望仲山甫也

傳

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

○騤求龜反喈音皆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傳清微

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傳

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

誦其調和久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

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傳

四牡至其心○正義曰此

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
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入鸞之聲喈喈然而鳴
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
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
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性清如清微之風化
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

毛詩疏

卷之四

漢鄭氏箋

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
○**騶騶**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
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造速即疾也欲使之造歸者言
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造其
歸言周人思望仰山甫也。○**清微**至萬物。正義
曰解詩而此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此
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
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穆和**至其心。正義
曰穆是美之貌故為和也穆下即云如清
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聖祀焉故美大其貌

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

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

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

毛詩疏

卷之四

及古同

其孰與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

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奕音亦韓姬姓

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翊音韓奕六章章十二

翼騷素乃反動也祚徂路反句至諸侯○正義

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

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

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

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

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

賜者欲見命亦言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為賜

也三章言諸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

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

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為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

以總之○梁山至晉平○正義曰此經雖有韓

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

韓國之山高最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

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

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

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為鎮故知梁山為韓國

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

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

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為韓奕也

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

三詩

卷之四

汾古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傳奕奕大也

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植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出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章昭云騷謂遼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當繼之而與是也前蓋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與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

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

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

傳云梁山

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

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諸侯

傳甸毛徒

證反武云鄭亦徒遍反倬陟角

王親命之續戎祖考

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傳戎大虔固共執也

傳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

傳解音懈

反鄭音恭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傳庭直也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右制



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夫法度

之方作損餘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古且反辟音壁君也奕奕至我辟。毛以為此奕

為于偽反損音貞。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旁之野

本遭洪水之災維為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

山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

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為

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先大其祖考之

舊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

之其在職也當蚤起夜臥非有解怠之心堅固執持

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

以此為楨幹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

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略也。鄭以甸為丘甸之甸戎

為汝共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

汝君為異餘同。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言

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地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

云甸治大禹之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

治山旁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

之意宜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

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

侯伯也以其命之使幹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

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

伯也言宜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

毛詩

卷之四

及古

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

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

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

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下

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

命為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

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句為丘甸之

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

賦上皆無定字○我大虞國共執也正義曰皆釋

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朕我

至作共○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

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庭直

釋詁文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

入覲于王傳脩長張大覲見也傳云諸侯秋見天子

日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

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

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

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通反下同黑水西河

穆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玲音林孔安國云璆玲美

玉也鄭注尙書云璆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

玕珠也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弗錯衡玄衮赤舄鉤膺

鏤錫鞞鞞淺懷儻草金厄傳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

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草也鞞鞞

中也淺虎皮淺毛也懷覆式也厄鳥蠲也傳云王為

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

及右闕

五

善色者也綬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簞弗漆簞以為

車蔽今之藩也鈎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

當盧也偉草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

作綏毛如誰反鄭音雖簞徒點反弗音弗錯七各反

雜也沈采故反曷音昔鑊音漏錫音羊郭反皮

去毛曰鞞鞞苦弘反沈又音泐亦作軋胡肱反又茲

三同懷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箴同儔音條儔草謂

轡也厄於草反蠲音蜀爾雅作蠲蠲桑蟲也韓子云

大如指似蠶沈音畫字為于偽反朝直遙反藩方袁

反本作蕃河樊步丹反四牡至金厄○毛以為上

搯於草反一本作厄言王命韓侯乃山朝而得

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

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

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

見於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

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綬以為

表章以方文漆算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

為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

赤色之鳥馬則有金鈎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

也又以縷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草鞞於軾中虎

皮淺毛幘覆其軾儔皮為轡首之草此草之末以金

飾之如厄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

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

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

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以綬章為車上所引之

綬長至覲見○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為脩故脩

為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

公室疆大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

覲為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

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

句言韓侯入覲其枉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

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

及古制

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諸侯至其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駁異義云。朔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酌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

覲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徧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即朝儀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宜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為眾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按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

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
 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
 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
 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惟其文倒故解之云此郭乃受
 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為美事故先言以顯之
 也○**○**淑善至鳥蠲也正義曰淑善釋詁文豋龍為
 游司常文綏大綏者郭玉制所謂天子殺下豋綏者
 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
 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綏
 於幢上所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旄竿
 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注蕭云
 章所以為表章是也說文云鞞草也獸皮治去其毛
 曰草是鞞者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
 憑者也鞞為鞞中蓋相傳為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
 之皮施於鞞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鞞字禮記作鞞
 周禮作鞞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鞞鹿鞞春官中車
 言犬鞞豨鞞皆以有毛之皮為鞞此云淺鞞則以淺
 毛之皮為鞞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

淺毛者月令其蟲保注云慮豹之屬恆淺毛是虎為
 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鞞與天官鞞人之字異其義
 亦同彼鞞入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鞞為覆器之名
 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而拖諸幣前投綏
 而云拖諸幣明在鞞上故知覆鞞也禮注謂之覆鞞
 鞞即鞞傍之立木此鞞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
 厄鳥蠲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
 蠲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
 然也○**○**王為至隘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
 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
 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
 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
 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
 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
 也弗者車之蔽簞者席之名言簞弗正是用席為蔽
 而知漆簞以為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
 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蒲蔽
 既以漆為車名明蒲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為之此


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弗明吉車之等
 漆之也鉤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鉤與巾車金路鉤樊
 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巾車注云
 鉤裳領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
 鞶屬也郭璞云鞶音類舍人曰鞶謂毛也屬胡人續
 羊毛而作然則屬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氈氈以衣
 馬之帶鞶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
 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大面眉上之名故云眉
 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鍍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
 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
 亦云錫馬而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按巾車玉
 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按巾車玉
 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
 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
 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草故知
 儻草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蟲
 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釋搯之往往者言其非一


二處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  云祖將去而祀較也既

勤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

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

送之故有酒  屠音徒父音甫 其殺維何魚鼈鮮魚

其殺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菽菜菽

也筍竹也蒲蒲菹也  云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

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

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

所駕之馬曰乘馬

殺尸交反本亦作肴同魚鄭薄

筍字或作笋恒尹反乘繩證反注蓬豆有且侯氏燕

胥音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

饌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且于

七救反胥思徐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

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為祖若訖將欲出

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饌送之

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

於此饌飲之時其殺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魚之

鼈與可贈鮮魚也其菽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

之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

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

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

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

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善地至德者正

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特饌者當衆而

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

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

也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

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

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求為尊王

出宿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

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饌故云饌送之故有

酒解其酒多之意也菽菜至蒲菽正義曰菽

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菽故云菽菜殺對肉

殺故云菜殺謂為菹也若平常菽亦兼肉故周易鼎

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菽為八珍所用是也天

官臨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

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

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

筍竹蒲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魚鱉至
 曰乘馬。正義曰按字書魚毛燒肉也魚蒸也服虔
 通俗文曰鱉莫曰魚然則魚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
 魚鱉者音皆作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蒸之
 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
 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韻因言鮮以見
 新殺也筍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
 深蒲謂蒲蕻入水深臨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
 也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
 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
 及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蕻大如七柄正白生嫩
 之其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蕻之
 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殺之下
 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
 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
 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
 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中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
 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

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
 亦得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
 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
 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載其
 載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
 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且多
 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皆皆釋
 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
 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
 燕也其邊豆且然榮其多言行者以多為榮故言有
 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
 士也。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

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
 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
 作娶下注同汾符

云反蹶居衛反免直例反梨音離又力韓侯迎止于

今反又作黎比音毗黎比音若號也

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

也氣有榮光也

○將七羊反

諸婦從之邶邶如雲韓

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婦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

也

云媵者必婦姪從之獨言婦者舉其貴者爛爛

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

○婦大計反妻之女弟為婦

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

反曲顧一本作曲顧道如字又音導

韓侯至盈

門○毛以

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

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

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

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

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

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

門諸婦隨而從之其行徐靚邶邶然如雲之衆多也

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
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
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
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
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
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
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
以汾王為大王其意亦為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
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宜王之甥當如上篇言
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
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為厲王○**傳**祁祁至
道義○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
故以為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從姪者何兄之子婦者
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
事也眾妾之名有姪有媵媵又自有姪婦其名
不盡為婦而言諸婦眾妾者箋云獨言婦者舉其貴
以眾妾之中婦為最貴故舉婦以言眾妾明諸言可

以兼姪婦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
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
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
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傳**姑厥

父姓也 **傳**云相視攸所也厥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

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韓國

最樂 ○為韓于偽反注同姑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

吏 **傳**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厥父之姓也○**傳**

相視至最樂○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厥

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

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厥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

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

三言

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到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舉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為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孔樂韓土川澤許許魴鯁甫甫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

也嘯嘯然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

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

音房鯁音序磨音憂嘯愚甫反本亦作麋同熊音雄

虎竊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

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

盡其婦道有顯譽

反安也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

完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

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

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

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

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

三言

百十四

反告

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無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為獯狁所逼稍稍東遷○追如字又都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丈反令力呈反獯本亦作獯音險元如字本亦作狁實墉實壑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

稅使如故常

○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同壑火各反城池也濬音峻深也

獻其

貊皮赤豹黃熊

○貊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

總領之

○貊本亦作貊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熊

疏

溥彼至黃熊○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

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平安之時天下眾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為一州侯伯既治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為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其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為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為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是田畝定其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貊獸之皮及赤豹黃熊之皮韓侯依

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溥大至築完○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為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為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眾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本亦無太字○韓侯至奄撫○正義曰傳二十四年左傳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王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時百蠻者與百蠻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總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為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是也畢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下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蠻為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亦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為撫謂撫柔之也○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為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猶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上命復舊職之事為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貊貊即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非國則先祖亦受非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未言因其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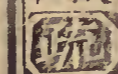
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為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去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為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若使此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其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非國時百蠻是侯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總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為獾狁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

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獾狁之最疆故知為獾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獾狁字○實塿至其塿○正義曰塿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塿即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塿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塿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塿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塿也○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也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為寔訓之為是也趙魏之東寔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塿實塿非韓之城塿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塿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復又近於并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塿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

為之不必繼世為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為之
 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
 伯公羊傳所謂土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魏猛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魏白狐其子穀郭璞
 曰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熊赤豹毛赤而
 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熊赤豹毛赤而
 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熊有黃熊有
 赤熊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魏
 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熊亦獻之魏言皮則豹熊亦獻
 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
 夷自以所有而獻之
 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云召公召穆公也各虎○江漢二水名
江漢六章章八句至淮夷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
 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
 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為將使將
 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
 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止實平定淮夷耳
 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
 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
 之事○召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
 康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
 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浮浮眾疆

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云匪

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
 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

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為來求淮夷所

處據至其境故言來

○滔吐刃反浦音普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

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于偽反下主為同意音境本亦作境同

既出我車既設我

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鋪病也

云車戎車也易

隼曰旃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日出戎車建旃又不自

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

來

○鋪普吳反徐音孚

江漢至來鋪○正義曰宣王之時淮夷皆叛王於是至江莫之水滔滔然

合流眾疆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工命

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已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

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

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旃以往對陣

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

為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

克勝也○浮浮至夷行○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眾疆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眾而疆大也

下云武夫洗洗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洗洗為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故侯苞云眾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

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涯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

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

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江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

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

之許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
 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
 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
 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
 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
 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
 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
 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帥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
 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
 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
 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
 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
 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
 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
 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詁
 艾彼鋪作痛音義同○**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
 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
 承其下而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

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旟
 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
 則納之於棧故**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
 將戰乃建之也

于王**傳**泱泱武貌**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

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湯書羊反泱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戀反

馬給**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

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

其志也○**爭**爭**臨**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

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

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
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宜
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
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
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
王國既定冀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
○召公至於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
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
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
傳遽告王也王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
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
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
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
人告也

匪棘王國來極

傳

召虎召穆公也

傳

云泲水涯也式

法疾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

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

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

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

言者

○泲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疾音

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傳云

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

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符問

傳

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

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士令之隋理士田使徧達四境其為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許水至此言者○正義曰許水涯釋水文疾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為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盡其土壤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為者廣匪疾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為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為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

於違此言僖四年齊盟齊將還師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其軍道去既過之來使由於東方是齊桓之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感痛也蓋戰迫之而甚其痛感是齊桓之兵急躁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疾棘為躁字則慘非也如彼年○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為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

手言疏

卷二

漢書

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注者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句徧也召公召康公也

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宜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

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

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楨榦之臣以正

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

○來毛如字鄭音賚

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戶且反又音寒徧音遍下同奭音釋為于駕反下為虎為其同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

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滅損曰

我小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

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為虎

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肇音兆韓詩云長也

至爾祉○毛以為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

命之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

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

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為

楨榦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

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

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為者乃召公之功是嗣

三詩疏

卷二

及古

辨之

辨之

辨之

辨之○來勤至勸之○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一事且宣訓為徧稱不宜亦訓為徧甸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甸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傳**肇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釐爾圭瓚秬鬯一亩告于文人****傳**敏為識解之疾也

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自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傳**云秬鬯

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釐○

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勅錫山土田亮反自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傳**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

田附庸**傳**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

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

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傳**云

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

言使君壽考而已**傳**釐爾至萬年○正義曰上言用

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亩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

三詩

卷之四十四

及古閣

德之人主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
專為其有又加蓋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
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
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既拜而稽首稱言使
天子得萬年之壽臣蒙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長壽
而已○**傳**釐賜至之人○正義曰釐賜釋詁文拒黑
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拒
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為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
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拒
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
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
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拒鬯之酒合和而鬱積
之使氣味相入乃各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
毛此意言拒鬯者必和鬱乃各鬯未和不為鬯與鄭
異也釋器云酋中尊故曰酋器也按春官鬱人掌和
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
皆云拒鬯一酋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酋賜
時未祭故自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

三公入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
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也文人謂先祖有文
德者故云文德之人○**傳**拒鬯至見記○正義曰以
毛解拒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
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拒
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入掌
拒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
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
黑黍和一杯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
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錢說為長賜之鬯酒令
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
德美見記者○**傳**諸侯至土田○正義曰禮名山太
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
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按召本岐山之陽采地
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蓋之
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
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
字○**傳**周岐至就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
三詩在

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又解其命不托京師而向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為別廟焉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成矢施也云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

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

虎用召祈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

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

以下是也○休許蚪反聞音同施

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

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

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

治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

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

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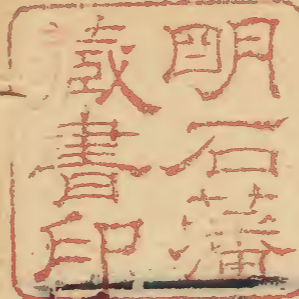
○對遂至矢施○正義曰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

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

定本為弛字非也○對答至下是○正義曰遂以

君臣共語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休美釋詁文作為

毛詩疏 卷之四 二十六 及古樹



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思
 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
 注皆云對成
 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